

德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暉蕭泗校正

。禮門

郊祀類

六天郊立配帝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証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立郊各異天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是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黑帝叶光

紀黃帝合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  
莫大於配天又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  
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  
黃帝五人帝之為其義非也家語李康子問於孔子曰天有五帝之名  
以成萬物古之王易代而後居取法五行更王於始故其為明主者而  
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鄭以為祭望太皞伯宗  
蒼犢伯  
又云性幣各隨其國鐘大司樂凡樂  
等為祭圓丘所用以四圭有邸宗  
器之色則性用蒼其國鐘為宮  
及奏黃鐘等太司樂云凡奏黃鐘歌為  
郊以祀天駢犢亦禮用駢牲於  
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圓丘同配以後稷鄭必  
也三王之郊用夏正魯以冬正於國  
血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  
以為異圓丘又以帝學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郊故注特牲云  
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又知圓丘配以帝  
學者按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禘嘗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嘗必明禘  
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太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為禘也圓丘

北郊則圓立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故郊變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  
稱禘也后稷配見於周頌故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若以嘗配圓丘詩頌  
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功於周詩人頌之  
嘗是周之遠祖於周無功以配遠尊天故詩無歌頌也  
其祭天之處

冬至則祭於圓立應從陽位當在國南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  
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  
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其夏正祭感生之  
帝亦於南郊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赫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  
國城南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其所配之人若圓立周人則以嘗  
配之祭法禘嘗是也其感生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  
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  
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皇氏云天有六天

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云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正義云按師說列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鳥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后稷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配五帝矣

王肅難鄭氏六天五帝感生帝之說

王肅難鄭注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則之初故木德王天下味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易代而效

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子又郊祭鄭元云祭感生之帝惟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惟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位也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禮記正義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成以為天者所感之大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則以為禘者祭昊天於圓丘郊則以為祭上帝於南郊是則圓丘南郊為兩事禘與郊為兩祭禘大於郊圓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為此說又以為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該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祈穀之禘禘於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生之帝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也凡此皆誕妄不證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商郊所以祭天圓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其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也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雩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師友雜記

天帝之辨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天神祗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天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鼙按鼙王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天與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今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五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也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

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  
天皇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  
謂昊天上帝則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既以昊天上帝  
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上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陳禮。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  
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稱極其隆有與天異  
以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以同也祀帝於圓立兆五帝於  
四郊此其所以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至以祀  
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圓  
立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立以異其祀別四帝  
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立而一之則是以五帝五  
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  
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禹也  
若祀五帝必配天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

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  
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熙宜  
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  
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上

古郊祀禮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立者南郊之立也立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  
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立者北郊之立也立方而  
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燔柴泰折  
北郊之壇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圓  
言泰壇則自然之立也言泰折則人為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立所  
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  
必設於園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  
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立其牲角  
蕭秉其牲體全脩其養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審禱杓豆登鼎俎簋籃匏

舞之類其籍蒲越藻結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  
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旒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播執大圭  
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  
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郡縣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  
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圓丘謂天好陰而兆於  
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圓丘漢之祀天  
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增有八觚  
席有六采樂有五文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  
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秦罷天地同牢於南郊  
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雒陽之陽北北郊於雒陽之  
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廢殆盡良可悼也上同

魯郊用子月

鄭注郊特牲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  
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也先有事也正義曰魯之

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  
郊以祈穀故左傳曰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  
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魯於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  
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  
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  
引穀梁傳以春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特牲云  
始郊日以至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  
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  
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鄭言始郊日  
以至是魯國之禮者以明堂位焉魯君子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云孟春建子之月  
始郊日以至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  
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  
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鄭言始郊日  
以至是魯國之禮者以明堂位焉魯君子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  
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

事也正義又云后穆惟祀

三天迎長日之至

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氏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至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義云此易緯乾鑿度文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祭卜

表記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故不祀日月不違卜筮注云日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至及四時皆卜者按太宰云禮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明堂皆有卜也太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祗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大祗則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至亦卜之故知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

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祀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惟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也左傳唐三十一年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禮記啖子曰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養牲之官名也凡養牲必以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代之稷牛可也

宋朝配享類

祖宗配侑

國初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凡七祭並以僖祖順祖翼祖宣祖迭配。建隆四年八月詔以將郊祀有司議配座之制請冬至祀昊天夏至祭皇地祗並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以順祖配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十有一月張昭議曰郊祀天地必以考配按郊禮用正月故梁陳南郊皆以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帝於壇上配以皇考比齊園丘三年一祭亦以正月上辛



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皇考配唐  
正觀初以高祖配圓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丘澤明堂  
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南北郊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梁開平  
二年郊天以皇考配恭惟宜祖肇基王業切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  
配伏請奉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朝七祭並以太祖宜祖更配興國三年親郊始奉太祖升備九年  
色象建議引孝經嚴父配天之義請以宜祖配圓丘。太祖配大享是  
冬罷封禪親郊遂行其禮注太祖親郊以宜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  
以為與郊謗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  
之南頓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與配天祭故自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  
為允及將東封詔蒙定禮儀乃奏此議時論非之。淳化三年十月蘇  
易簡上言欲望自今祈穀神州大享以宜祖崇配圓丘北郊雩祀感生  
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  
夏至方丘請舉太宗配上辛祈穀享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感帝孟冬

神州奉

太祖太宗並配詔恭依

乾興元年六月太常禮院言郊祀

配帝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昊天夏至皇地  
祗以太宗配上帝感帝以宜祖配季秋大享以真宗配皇帝親祀郊立  
以太祖太宗配詔恭依 景祐二年禮官言切以太祖誕受寶命付

昇四海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興石困蜀壘湘楚閩禹請吏  
入朝十年後世丕闡鴻業 太宗恭天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

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又引諸儒講道興學炳然石文與三  
代同風 真宗乾祥日昭執競維烈翕受敷施普浸黎元 云 共惟一

祖二宗之烈歷造墳誥未有高焉者也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  
皇地祗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

以元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請如典禮中書門下議如禮官所定詔恭  
依 皇祐五年詔書令南郊且奉三聖並備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

保詔三聖並備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禮乃復下兩制議王珪議  
如禮官所請自今南郊以太祖迭配詔恭依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

宗配享明堂太常寺莫弊用成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初禮院奏乞  
與兩制同議翰林學士王珪議請從周公嚴父之意以仁宗配享明堂  
知制誥錢公輔議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  
成王安在於必嚴其父哉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  
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  
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平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德而  
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文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祀亦未聞康王以嚴  
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祀而移於武王也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  
兩制禮院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儀請依王珪議奉仁宗皇帝配享  
明堂遷真宗配享孟夏嘗祀太宗皇帝依舊配享正月祈穀孟冬神州  
地祇餘依本朝故事此與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以為太祖比周之  
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若止以太

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皆不當在配天之列推而上之  
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不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  
仁宗配祖可也臣等參稽舊典敢以前所議為便詔從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津陽知縣區王刊行

。禮門

明堂類

歷代制度

神農明堂之作自神農有之淮南子言神農祀於明堂又曰神農明堂曰天府又曰嘗穀祀于明堂。黃

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

水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公

五帝所。唐虞堯曰衢室有虞曰總章應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此言五

帝之神靈而。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

之制未詳。夏后享祖宗于世室言代不毀之故魯名世室之制堂

脩二十七長廣四脩之一備南此之深也夏更以步今堂脩十四五室三四

考索前卷二十八

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方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三其黃益之以三尺也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此其方也  
廣益之以四尺以五室居室南此六丈東西七丈九階三階各二階  
兩夾總每室四戶八窓白盛也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之門則  
取數以正堂南北九步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商人曰重屋其制堂脩  
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四注也重屋屋也八尺曰尋。周制季秋  
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  
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  
楹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  
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言室  
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武王克紂及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成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初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孟梁惠下

秦再宗義三禮圖

取大戴九室以為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者泥於呂氏春秋  
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

畢燦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

郡國計仍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

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配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

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東背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堂。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三其黃益之以三尺也於東北室於東南室於中央室於西南室於西其方階  
廣益之以四尺也五室居堂南比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各二階四旁  
兩夾總助戶為明也白盛以飾成宮室盛音咸門堂三之二門則  
取數以正堂南比九步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商人曰重屋其制堂脩  
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居正堂也八尺曰尋周制季秋  
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  
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  
楹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  
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言室  
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武王克紂及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樂記。成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勿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禮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禮記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孟梁惠

秦再宗義三禮圖

取大戴九室以為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者泥於呂氏春秋  
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

對也武帝牲以太牢天子從昆崙崙道中黃帝時制也如拜明堂如郊禮

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

堂案下嚴上黃帝時明堂圖上從之作於汶上因朝諸侯王列侯受

郡國計仍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

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配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

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東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

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於雒陽明堂禮祭百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  
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  
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管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八椽四闔法八風九室  
十二座去九月三十六戶七十二楹法三十六旬

其

晉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

宜於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聖學議漢魏故事  
即上帝配天也五帝之位又據何休毛萇禮記於上帝祀地祇四望四望非地則上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於上帝祀地祇四望四望非地則上

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於明王設則配五行故大昊配木十年十月詔

復明堂五帝位前代相因莫之成廢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帝祀明堂車服之儀準遵漢制出以法

駕服以袞冕孫著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以後明堂祀帝配以文王

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

此郊明年正月上辛祀皇天以辛相合土穀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大相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  
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

二脣文飾彫畫而已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

室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

郊者木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

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其堂制十二年毀

宋太祖毀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惟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

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享在階東上北向大  
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堂  
禮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案盛六飯釃羹蔬備薦焉文帝  
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  
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  
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  
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後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  
零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  
官在廷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  
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

禮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並從祀訖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  
自餘悉依武德今未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  
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禘堂三等每階各

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

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顯慶元年禮

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

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與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

伏見未徽二年追奉太宗以尊嚴配當時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

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後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

經著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大音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

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於一祭又以文武其在明堂連祀

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

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真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祿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曠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儀張設親與公卿觀儀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具明堂月議定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觀制下詔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

武宗朝舊制初有司議圓立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孔玄義奏議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沈伯義議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立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切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高祖太宗今既無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有力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配五祀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因下詔曰時既公筆莫或相尊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以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俄又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立行事迄于睿宗之代開元五年辛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



明堂有畢典制遂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  
 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  
 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  
 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躔丘樽壘之數與舊禮同二十五年  
 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言素牲東都毀之誓素以毀并費功乃奏請  
 目圻上層但留下層以為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為乾元殿其大享儀具  
 開元禮物焉高宗時天元年四月九日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四方  
 鼎名長安定州鼎名求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與州鼎名武興州  
 鼎名長安定州鼎名求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與州鼎名武興州  
 鼎名長安定州鼎名求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與州鼎名武興州  
 鼎名長安定州鼎名求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與州鼎名武興州

唐禮樂志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

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

然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

同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

為徵象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

宗時寓于圓丘正觀中豆實盧寬劉伯莊議從崑崙崙道上層以祭天下

層則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為非魏證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

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顏師古曰周

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

堂太廟左右各皆路張之名也夫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

矣足以取信哉 夫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

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亦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

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

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鷓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

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迄唐之世季

秋大享皆當圓丘

宋朝仁宗大享明堂皇祐二年二月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圓丘欲以季秋有事于明堂行享帝享親之禮以極孝親之義文彥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以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圓丘三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之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嘗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圓丘之禮惟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亦未遑將上帝祖宗之意遺以俟陛下乎真宗親及前代諸儒議論皆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矣以殿為明堂亦宜於內三月一日出御禮取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親祀南郊宜即廢罷恩賞依南郊例宋祈上明堂通議二篇朱郊楊文國張揆條陳禮一事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二卷范仲淹上李太伯明堂圖議鄭叔豹宗祀書三卷于時以丞相文彥博為大禮使宋祥符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四月

九日內出手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王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及備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以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又配座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祭制於禮未安其將來親祠明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之數以稱朕恭事天地祖宗神靈之意注時帝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諸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豈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文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愚昧所及二十日禮院言奉詔旨明堂祭玉具尺寸制度以開檢詳今來明堂行禮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圭有邸黃琮圭璧各二青圭赤璋白虎黝璜兩圭有邸各一凡十一玉並准三禮圖參按周禮制造又五月上自撰明堂樂曲二舞并親書明堂二字太常寺請五帝各用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黃帝以宮

白帝以商黑帝以羽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大常禮院言詳定  
明堂禮神玉及燔玉當依典禮用二玉一以禮神置於神位祀畢藏之  
少府每祀供之一以為燔玉加牲體之上并燔燎之祭玉之備始復於  
此七月又言准詔合祭皇地祇三聖並有既增奉禮祀之位則牲亦隨  
廣請於七續外更增四續所有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又言明堂行  
禮請初詣昊天位奠下幣訖次詣皇地祇五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  
詣三聖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惟明堂不講文矣上必欲舉行  
盛禮制度損益多由上裁酌咸適其當既成禮令王洙勅成皇宋大享  
明堂記三十卷上自當亭至嘉祐七年九月七日再行是禮

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十八日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李拱明堂樂舞頌

恭惟仁宗皇帝聰明仁智光紹先烈恢賢覈能緝熙事功道洽洽隆四  
海鏡清制作鼎新百度成飾禮容鉅典蒐舉無餘一時文物踰周軼商  
帝惟天地既配祖宗貽燕億萬斯禩末末弗替誠心昭報慶正恭壇惟

於明堂合享並配事大體特猶未遑暇乃皇祐紀元明年仲春申諭輔  
臣整議於禮惟彥博率拜奉命酌古御今講求故實繼發明詔誕告  
普率將以季秋消吉祇藏厥事典禮制度悉由聖裁五月二十三日內  
出御制明堂祖宗樂典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組繇誠安而下章有其  
義而威外睿德古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  
德形容寓呈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有明靈之觀為大常習隸惟謹惟  
慶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為五綬室親御寶殿若篆飛白絮為  
華榜戊申齊宿天地開壽辛亥展事月星明擬皇心載祇衮服即次築  
盛柱幣以次畢陳樂舞既作舂蠶來格登降薦獻舉適厥享天地祖宗  
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肇興於此焉先是  
帝初議大臣有以分撰樂曲為帝言者帝拱而立曰天地祖宗朕當親  
撰其餘則分命諸臣至是乃發睿思摘帝文以昭肅祇欽恭之意焉詞  
淵旨精名義兼稱國史登載宜謂玉渠熙事既成一時名儒誌之以文  
而樂舞之制天藻昭垂尤宜鋪張盛美以示方來小臣不佞不敢以辭

語淺陋為解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皇祐之制三月有司議明堂配祀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即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繼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惠無名並配則同裕懇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紹興四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十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三十年秋

八月禮部言季秋大享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享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若依皇祐廣施從祀切慮其禮稍煩在享享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昭報疑若未備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詔從之○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辛未宗祀上帝于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孝宗淳熙六年四月御札勅臣僚等朕參稽禮文鋪究古制圓壇八陛雖展於欽宗明堂九筵亦間行於嘉享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興之制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其職○淳熙六年太史局申明明堂大祀合差奏祥瑞官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

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國家恢列聖之洪緒秩百王之彌文天地生充重合袂之報祖宗功德載嚴並備之文肆循三歲之常間舉九筵之享朕自惟於學方處棘艱顧思道弗言之時宜皇地務惟越緋行事之誼

莫廢親祠要易圓立之儀近從路寢之禮適農畝之憂稔暨邊方之威  
寧萬寶臻成度備盛多之薦所彝具在一邊寅畏之謨上以衍壽於重  
闈下以祈安於兆姓用須丕號俾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寧宗開禧二年朕丕承春命祇奉燕詒慶衍重闈賴上帝神祇之祐尊  
臨黃宇蒙祖宗功德之休深惟菲質之臭堪益念洪私之當報茲以陰  
陽順序人物遂宜國勢日以安強朝綱日以清肅不循三歲之祀曷表  
一純之衷是用稽紹興之成規輯合官之闕禮時秋必報矧萬寶之方  
成國典固有宜九筵之間舉誕享群聽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  
于明堂咨爾攸司各揚乃職。嘉定元年朕惟天地施生之德燕及多  
方守我祖宗積累之基期于十載居懷兢業渡濟艱難屬邊鄙之輯寧  
與黎元而休息田萊浸闢趨麥以登方迎滋至之祥敢後一純之報志  
稽元祐近質淳熙感即合宮載申宗祀肆禮遵於舊典用丕闡於彌文  
寅畏巖恭尚度幾於對越肅邑顯相寔允報於交修爰飭先期宜乎衆  
聽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嘉定八年又詔朕續承祖烈稟對神

休惕思積累之難無疆惟恤祇畏監觀之赫丕顯亦臨保邦常謹於萬  
歲更化已踰於八載張蒙丕祐獲底小康雖瞻仰昊天方切側身之念  
然敬事上帝敢稽報本之儀率稱舊章間缺宗祀爰卜季商之吉乃涓  
路寢之君惟予一人將舉親祠之典凡爾百辟各殫顯報之誠庶昭吾  
於靈心且接迎於和氣誕揚大猷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  
堂。十一年朕續緒守成既踰三紀勵精更化亦越十年若涉淵冰靡  
皇夙夜天地仰祇之森列丕顯丕承相功宗德之業陰是彛是訓言念  
菲涼之質每蒙保佑之恩比者水旱不時間鑿中然邊隅多故旋底小  
康屬當舉於親祠敢敬伸於昭報載攷累朝之典修路寢之儀乃卜  
季商率修祀事以靈承於軒墜以延續於休祥祇告先期誕敷群聽以  
九月有事於明堂。嘉定十四年朕續獲洪基恪膺駿命合祭天地肆  
暨三歲之彝血侑祖宗貺重九筵之禮肇精禋於皇祖垂鉅典於後昆  
雖圓丘路寢制宮稍殊而紫壇清廟報本則一載惟涼菲端荷既臨百  
索夔豐度謚叶濟齊魯首闕於王化輿地來歸荆淮盡掃於胡塵隻輪

弗返人心底定國勢漸尊顧列聖積累之所臻豈一已圖回之能致乃  
卜季商之吉聿親大享之儀以禪昭若之誠以廣敷錫之慶用孚群聽  
肅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總說明堂

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公玉帶之言裴或以為五室考工記或以為九室  
十二堂大戴禮張衡東都賦或以為十二室春秋或以為四堂十二室明堂月令其堂  
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天府神農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  
五府堯又曰衢室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或謂之重屋應劭又曰  
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園如璧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  
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  
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  
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  
祖廟並與鄭注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

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  
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園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響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倖載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  
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玄月錄云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其廣狹之不同如此  
或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淳于登說或以為在宮中  
顧師古說蓋得或以為在郭內許說或作之汶上或寓之雩壇或  
寓之園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之不同如此或祭上帝  
黃帝或祭五帝唐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或祭五天帝明帝時擊壤除五  
帝以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用上帝或祭五人帝鄭康成說淳于登曰周  
天之說於是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或祭五人帝成說淳于登曰周  
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  
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  
九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月令

云四戶八牖淳于登曰八窓四闕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如盛德篇云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  
同如此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  
茅茨蒿柱土墁三等以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  
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執議曰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圓  
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綴為之貨赤綴白綴為之戶牖武后時議大小拱  
級大相飛檐上以清陽玉藻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  
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脫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  
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執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九室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窓者通八風上圓下方以則天地

白虎通又以為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

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法三十六兩七十二應法七十二風

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

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

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本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

此或一橫明帝紀或長大宰武帝從其牲體如此。六經有明堂之文

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度考工有明堂之制而制不詳

詳書則詳矣而未必帝王之制漢晉諸儒不宗孔孟之說而信緯書之

說不信考工之制而信緯書之制何哉夫所謂明堂者亦曰布政交神

而已是孔孟之說也考工所說雖非周公之全經然不可謂非周公之

制說者但見其尺度之迫陋盡從而駁之非也鄭氏雖得之於考

工至謂制如太廟與路寢則失矣此張逸之所以難而宇文愷之所以

駁也蔡氏雖得之於大戴至謂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此表準之所以破

也周堂度以筵要在為神靈之所廬天子之所御耳二公在中階之前

侯伯分於東西四夷子男之居並在國門之外何害於隘也李謚言非

鄭氏有繩樞鑿滌華門圭竇之說亦云削刻哉東階三瓦太王陶穴以

漢書禮志四月觀四獸辟后道不以廟廟決固不足以及容也觀諸

儒之論康成博而證其實也鄭氏階辨而裁其失也同表準質而明其

失也刻擊虞簡而質其失也短宇文愷才而害其失也巧李謚學而篤

其失也苛至於王儉之典雅顏監之該詳其皆讜論也然終非萬世之

法武帝雖得之於斯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讖梁武得之

於張冕而失之於牢齊文得之配侑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群議而

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

之以王政之說唐陸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

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

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五統之末必欲排之庸知明堂

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

業。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群后而致其義養三壽而致其仁頌月令以



奉天時聽政考言以修人治適其時也又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  
重屋總章不必拘其名之說土中事竣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閩以  
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  
應歲之辰七十二編以應氣之候者無不經也其之廣大足以  
周旋禮文繁華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秦邑之章句而最可取  
者表準之正論而已

#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禮門

廟制類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  
非一不可編述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  
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禱也夏后因之殷制七廟周  
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  
上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廟制

舜典曰禋于六宗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鄭康成謂惟周七廟且引

禮記云唐虞五世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五廟至子孫而周六廟至子孫而七然則以書攷之天子皆七廟非特周之然也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文武與親廟四也文武受命其廟亦不毀故為二祧唐元稹曰其說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附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附于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宜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豈為不泯之廟耶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度子王亦如之章元成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後立四廟止於高祖鄭氏之說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鄭氏之說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王受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有其廟不以為數者然云有天下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無乃不別乎又祭法云王祭塲下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陳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

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王肅劉歆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時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喪服小記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焉昭難王肅云禮緯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用七人姜嫄用一人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如王肅之說則與文武而為九廟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然則以周孔之言為證則七廟之制可知矣左傳秦西伯來聘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世數雖遠而魯公之廟猶在也

漢宗廟郡國亦立惠帝時叔孫通請立原廟又文帝自作額成廟景帝

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泰始二年復尊  
孝武廟為世宗凡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  
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者皆非  
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如閭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  
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及太子及后  
各寢與諸帝合十一歲初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五用廟事四萬五  
養儀率不在殿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  
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行而禹卒後丞相韋元成等奏議曰禮  
三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主藏於  
太祖廟五年而再合祭一掃一祫也祫者毀廟與未毀之主合食於太  
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  
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

考廟親未盡陳禮書曰漢宣以從孫繼昭帝惠昭穆之體一也於  
之所當立者謂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及太子及后國

皆不奉祀裁置吏卒守焉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及太子及后國

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廢

園孝惠為穆主遷於太廟復園皆罷脩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

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年議立平哀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於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特五官中即特發詔太僕未嘗  
侍祠願下有司嚴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時  
大司徒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

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國廟祭祀園廟去六守理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廟使音在宗廟侍祠  
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於孝宣  
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君侍  
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國  
廟長編又云禮三年一祭五年一祭南頓君之主陳於太祖未嘗廢之  
廟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南子為穆昭南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  
宗廟三年一祭五年一祭南頓君之主陳於太祖未嘗廢之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祭世祖廟以明帝立  
命祖有功之義後嗣傳德不復改以皆藏主其中也以元帝於  
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  
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  
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顯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遺也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

是顯宗但為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主  
漢三陵帝少帝追尊后三陵左先曰孝德皇后明而追尊皇太后李氏曰  
皇后凡牲用十八大牢皆有副俸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設祭之  
歲奉祠三主為四時祭之二世為禮則世出原於壇壇而祭更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  
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奉時之四時  
祭於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長秋曹氏考曰武皇帝以洛  
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宗廟為先夫人  
有之非禮甚矣

魏明帝特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帝為魏烈  
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時而  
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

文皇帝權立一廟後用魏廟造祭征西將軍章郡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云考工記左祖右社禮諸侯三門立廟宣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相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宣為殿皆更古典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群臣議奏曰古者七朝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

東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禘特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漸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穎川府君于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大興三年特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穎川于昭穆之位元帝崩則章將復遷至明帝崩而穎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立遷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廟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第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康帝** 康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穎川京兆二主復遷昭穆之位簡文崩穎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在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宋武帝** 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時追尊皇考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母為昭皇后七廟

**梁武帝** 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

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建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附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君于漢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

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

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

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譯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十五

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世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桃

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

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

祖顯祖為二桃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

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得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

金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八

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朝享其白登山雖馬小廟

行事十一月釋禋祭大和帝親親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

神主于太廟百官皆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并神主於太廟諸

侯五劫守其廟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編萬代白登廟

者有為而與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可常用季

秋舉駕慶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蒸太廟若舊齋白登

便為一月平禋廟詳二禮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

勅有司但令內與神主行祭者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

太宗時有音無毀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

神儀遷宜時奉寧可就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

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

官奉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待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通毀並同廟而別室

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

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

太祖擬祖以上三廟通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

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燕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燕用女巫

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

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

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

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

惟同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

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抑訐曰今始祖

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惟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

復寤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

帝法駕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畫

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

實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

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

七世之廟以觀德至於孫邾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意于寶

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

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

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各位

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

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漢魏立廟既不合古至晉祿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

但立高曾祖禰四廟唐初因其制始立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

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時以景皇帝為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

中制增太廟為九室已論其始及其後也禮官又以兄弟不相為後  
不行為昭穆於是以文武為一代故終唐之世為九代十一室焉

宋朝廟議

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請下百官議立宗廟兵部尚書張昭等言得權判  
名表主客郎中任徽狀言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  
也有商建立六廟蓋昭穆親廟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  
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宋周官始復七廟之制  
江左祖承不改然而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斯皆考法於前古定議  
於一時隋文帝周平陳博採兩朝群議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  
隋制廟止四親蓋由始興之君有功之祖皆在親之中故隋唐之初定  
二昭二穆立為四廟自唐梁而下至于前朝定廟之規不易其法有司  
立議無能異同諒由稽古之制不可改也臣以為建四廟深合禮文臣  
等擬任徽所議云其所立太廟七室及追尊四親廟請如其議制曰  
恭依 咸平元年三月判太常李宗諤等言伏見值祖禰曾高祖順祖

禰高祖翼祖禰曾祖宣祖禰祖太祖禰伯詳觀近典考傳儀爰自  
朝降及五代咸有禰祖及伯之文聖朝因之遂為定制按爾雅云父為  
考父之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又曰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  
後生為叔父以此觀之惟父得禰考已上皆禰王父伯則禰曰世父今  
之稱號未合禮經欲望僖祖止禰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詔下  
尚書省議張齊賢等曰按王制天子七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  
代以下迄至于今所謂不刊之典也其間或有兄弟繼立亦移昭穆之  
列是以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所以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禰者蓋禮  
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  
孫太宗室稱孝子如此則昭穆之位允合大倫其爾雅之文蓋周公著  
以教人使知父祖親疎之節本不謂宗廟言也詔僖祖止禰廟號太祖  
并諸祖宗稱孝孫孝曾孫今太常禮院別加詳定禮院言按左氏傳文  
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



代又魯威公隱公繼立皆當穆位又按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王兄弟同位異座以正昭穆又唐書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欽宗文武宗亦昭穆而位定請自今朝享僖祖室曰曾高祖順祖室曰高祖翼祖曰曾祖皇帝並稱孝曾孫宣祖室依禮記正文曰皇祖考自稱孝孫太祖室依唐德宗故事曰皇伯考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自稱孝子太宗室請依禮記曰皇考自稱孝子其別廟稱呼亦依此詔令都省集兩制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參議既而上言伏以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受天明命開國成家恢復土疆撫寧億兆固已為皇宋帝者太祖矣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續承大寶臨御四方混一寰區交修禮樂固已為帝者太宗矣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二聖相承功業溢號固已定矣謂之太祖太宗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其所以如此者由兄弟繼統故爾若如前儀引漢書云為人後者謂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以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

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基乎云云今太祖為開基之祖太宗為繼統之君二帝相承僖宗以降四廟為六世以六世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又太祖室依德宗在位故事曰皇伯考按唐自明皇至德宗父子相傳無兄弟繼立德宗在位何得有皇伯考之稱臣等以為宜為昭穆於禮為順云云翰林學士宋湜等上言伏以百王之制以父德為祖宗七廟之中以父子為昭穆聖賢垂範典禮具有恭惟太宗盛德大業垂於無窮百代不遷固其宜矣然今定昭穆之位則太祖皇帝之弟也三代而下至於唐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所議臣切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如前代帝王有兄弟昭穆而昭穆異位及天子於伯父叔父有稱孝孫者則依據遵行如其不然望依歷代之義庶無差失詔令禮院詳都省及兩部所議再檢討典故以聞禮院言禮統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通禮義纂曰父為昭君上子為穆君下父子

異位以崇本也孫以祖烈適為昭穆斯則長幼之節親疎之序得而正之明上下也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此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四代親盡無復禘之神矣又商紀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通典明皇朝禘祫儀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在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云正元十九年陳京議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六人同京議始與禮合詔從之切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人子又曰安得宗廟有伯氏之稱自今皇帝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宣稱孝孫則是以太宗為太祖後也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為人後之說豈可施之於先帝乎臣等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三十有三載稱曰孝弟此前朝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

唐明皇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請自今合祭自太宗與太祖依典禮同位異座仍舊稱孝子餘並依舊制詔可康定元年十二月判太常寺宋祁言准中書送下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頭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共為七廟今又不遷僖順二祖若以太宗太祖兄弟繼立亦可遷僖祖一室皆不顯著廟號云臣按周禮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廟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而不改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大儒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降殺以兩之義則國家定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信祖至真宗方立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用同殿異室之制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祖宗相承行之已久則同室之制不可輕改云詔如祈所奏○嘉祐八年六月禮院言仁宗神宗祔廟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增

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禮詔兩制為禮官考議孫抃等議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君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仁宗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君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今仁宗祔廟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盧士宗司馬光等議曰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或祀七世或祀六

世其太祖以上之祖雖屬等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齋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太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雖可據依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更不須廢一室詔亦再議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出於不見商書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自議者言僖祖

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  
臣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  
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  
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  
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有如此  
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切以為存僖祖之  
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文詔恭依 治平四年三月大  
常禮院言准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英宗威神在天崇禘有日  
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僖祖依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奉置西壁  
石室中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其祔藏之主每遇禘祫即如典  
禮請依故事下兩制特制以上參議張方平等議曰天子七廟著於尚  
書春秋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  
序世系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  
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心百世祀

周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於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群言考索卷二十九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禮門

廟制類

熙寧五年三月中書門下言准治平四年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學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天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請制禮實在聖時宗社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下兩制詳儀而擇取其當詔下學士院集兩制詳

議於是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璠上議  
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  
以稷契為始祖者以其皆承稷契之本統故也云太祖受命之初立  
新廟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然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  
以為僖祖不當比稷契為始祖則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  
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於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豈所  
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祫祭  
之時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臣以謂宜以僖祖之廟為太  
祖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韓維別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  
所由起奉以為祖所以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  
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夫其理勢然也蓋有天  
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魯三家今直以稷  
契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可乎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

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南宮  
造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  
者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  
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  
所以興契不為無所與也正考庸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  
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四世而  
興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是數子生於周代其所言  
皆親聞而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  
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  
一代太祖所從來又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  
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  
於太祖高祖也然迹其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稷契奉之切恐於古無所攷而於今亦未有所安也臣以為仍  
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

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內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  
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尤不順  
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如絳所議非臣所敢同也天章待制孫  
固上議曰太祖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萬世立無窮之基其為宋  
始祖而配天受享理任不疑今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  
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受配郊天此臣切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  
祧此萬世之通法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正  
而今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以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  
之祖是未推王者興起有殊業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其先  
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夫膺天受  
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  
者也今議者曰方今天下隆平不愧治古而禮樂文物宜鄙絕漢唐之  
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與稷契無異之說臣恐以為  
過矣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

源皆可推而攷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與雖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  
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行累功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迨文  
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自周而上堯舜夏商之  
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得與世獨為  
備乎故曰周公其人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言以德能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  
功大爾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不當合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  
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躬業之君而遠取追尊之  
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者哉云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  
上皇帝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宗景皇帝唐始  
封之君而元皇帝神堯之父也臣觀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  
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請復以景  
皇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而正之夫景皇帝親授唐國之封且不得

預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太祖受周禪  
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且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  
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祀僖祖而陛下一旦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  
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祀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陛下孝思之心哉故  
曰禮別子為祖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  
自僖祖為始祖臣曰不然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自造父封於  
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受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襄可乎或又  
曰今但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配天未可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既  
以僖祖為始祖始祖必配天則太祖祀替矣此臣所為不可者也今太  
廟一堂夾室在西祀主藏室中而吾順祖之右非所謂下祔子孫之室  
而替其尊也猶以為不可則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祀主其中由太祖而  
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君東  
向之位太宗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  
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若以僖祖

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燕郊不可謂之非祖今因情制禮取聖人之制  
為萬世法不亦美歟 詔以韓愈元符二年狀并孫固所議下太常禮  
院詳定時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有無窮而理固有限以有限制  
無窮此禮之所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七廟壞其世數之上下迭毀而  
七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高祖而  
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也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  
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  
自考廟而上至顯考之外而必祧也自二祧而上惟始封君而必祖也  
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而王者爾如以始封君見其有以八廟未見  
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  
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周極之恩也以周極之恩為  
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周極而三年也族之  
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則考廟也仁宗則  
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宋無



始封之君因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為祖考則僖祖之廟非契稷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遠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祀者也臣以祭法能之僖祖宜在二祀之域不宜不祀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祀臣疑祭法未先王法也或曰禮不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不絕饗也宋既祖太祖亦可以絕僖祖乎臣曰是祀也非所謂絕也猶有祧廟焉亦有追享焉顧遠之於無事禘祫而後及之耳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高陽祖饗而宗堯商人禘饗而郊契祖真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則祖堯之父也周則不然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又從而郊之重之也於饗則遠祖也非獨不廟焉禘而後及之爾禘帝饗者自有虞氏商人祖之此周所以不立饗廟而獨廟姜嫄也彼商周之於饗禘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亦禘祫而後及之不亦可乎云云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亦取變之正乎是以亦取其變之正者况太廟一歲而數祭禘祫數年而後及如此

則太祖之尊一歲而數享遠祖之尊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恭人情是亦變之正也今苟禘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禘僖祖則是太祖啓建立極為子孫立萬世之基本而不得專享東向之位臣恐宗廟神室未安於此也臣雖非南制且覩大議不容噤嘿輒貢愚瞽議格不下。十月朔太常寺張師張公裕梁燾等議曰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是以聖王重之必務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正明詔博訪垂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天運欲推為始祖臣敢為此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崇其功德也其禘已久其禮素定後世無得而易之牽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歷震夏之世其來遠矣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下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虞士迭毀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皇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

稷之明例也既以法契稷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  
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虜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更當及於何人且其以  
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  
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祖舍始封  
而抑之則前古未之聞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  
書以大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  
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元結等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  
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  
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宋之  
為宋由太祖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  
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遷古之正義今欲以有廟  
之始為說按而進之以為始祖臣固疑其與契稷異矣必欲據此則又  
有可言者蓋三昭三穆是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  
隆極之制因以近制請立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不同諸侯若使廟數備

六則應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  
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  
不取以私意逆推而言也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  
祭歷其東面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  
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  
之所自出今謂始封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  
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為其國之  
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  
其始祖也若必求大徽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特見遷就  
生說竒譎無他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  
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前儒講之熟矣大抵契  
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  
若乃藏主未順宜以改之蓋夾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  
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

公先王之廟桃廟則有事條除之桃則守桃黜聖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桃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乞彼此例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大廟則一依舊制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晉宋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位正矣自虞喜韋弘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築別廟以藏獻懿初是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孕藏於興聖廟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顏真卿引祭讓禮居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可據同知禮院蘇悅議曰三代廟數雜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推先儒謂夏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切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歸而制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時者其於祖嚴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於立廟或五或六七者所因之迹有隆殺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秦漢而下

禮廢缺多不足法而猶有能適於人情足以便一時而已聖朝追原先帝事祖之意欲盡傳聞之所及正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又以其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惟相傳商周之祖雖詒謀隱德無所先後而時有汗脩道有顯晦故其祀亦殊而心異是宜追崇之禮因小有損益廢乎稱情立文而為之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廟必欲奉尊本雖降於商可也若於太廟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為不祔於子孫此所謂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者是矣臣維臣固謂夾室在右為尊於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也至於郊配之禮在太祖之世嘗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復造配而奉宣祖崇配臣觀建議之文亦未嘗及造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使必若聖朝不欲於太廟興作而務崇簡質造迹古始而參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正元以懿獻二祖之祔於興聖德明之廟蓋尊魯陶武昭以為遠祖之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為順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栢翳其後造父受趙城之封子孫因以為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

於興聖德明之類歟若升祔僖主或因以祀栢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  
之比則不為下祔於子孫雖不合經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  
同判太常周<sub>五</sub>陽同知禮院朱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按儀禮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  
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疏云及始祖所由出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  
之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稷與契也其實帝王皆  
有所感而生也天子始祖並於親廟外祭之古制王者宗廟有始祖太  
祖無始按詩生民之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第  
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疏云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  
王為太祖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感生謂之始祖而亦謂之太祖  
若文王以受命之大惟稱太祖不得言始也雖之詩曰假我皇考文武  
惟后稷非身為天子不得言維后故知雖之禘太祖謂文王也周以稷  
文王為太祖與儀云云臣等參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蓋以  
禮之文相表裏云臣等參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蓋以  
追崇統系本始非謂推有也諸侯則不然但推始封之君以為太祖

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天下上推統系至于后稷后稷者帝嚳之子  
周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為始祖示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自號  
始皇帝漢高祖素故以高皇為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用諸  
侯之制爾魏晉而下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數之久而宗祧制度多  
不藉古本朝藝祖平定函夏追立親廟玉牒帝系自信祖始信祖而上  
世次不可得知則信祖之為始祖宜矣伏惟依禮經以信祖為始祖配  
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停其禮自餘祀享天地明堂祖宗  
配侑並如舊儀臣按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周以文武為二配世  
之祖大宗真宗為帝者之宗三朝為世同判太常章衡議曰儀禮義疏  
曰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止契稷而已詩序主民曰尊  
祖說者以為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雖禘太祖為文王也自  
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所以  
尊祖之意今陛下纂成大統恭事宗祧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之禮

伏惟尊僖祖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屈以定七世之制其於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請以僖祖配上帝感生帝之祀而嚴宣祀侑神之祀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以稱祖宗追孝之心自餘祀享配侑並如舊典於情文為順。十月中書門下言云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別官為當類皆離經背理臣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有司遂請以來年孟春薦享奉安。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己亥上朝享太廟紹興五年初太廟神主寓於温州歲時薦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改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洙奉安上行款謁之禮。紹興六年起居舍人董彝等論廟制癸未宰執奏事趙鼎曰今日召見百官就尚書省集議廟制上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向之位於太祖之廟而已載在

禮經無可疑士大夫必無異同之論十二年十二月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神遊猶寄於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定新廟迎選列聖粹容度幾四孟躬行獻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官討論申省遂建于新莊橋之西七月禮官修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紹興十九年著作郎劉章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縉儀未紀亡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

聖之言上納之。孝宗乾道八年太常卿黃鈞奏切謂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嚴分而辨上下伏見四孟月大駕詣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群臣俱拜於庭求之禮經有所不合欲傳元豐之制每遇孟月朝獻禱位於東階之上西向乞於見今朝享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詔朕惟廟祧之制禮經具存迭毀所以明世數

遠近之常不遷所以昭祖宗功德之盛祖則惟一宗無定數昔商三宗  
及周文武質諸載籍世世尊祀粵惟國朝率循是典太祖太宗  
恢開創之不圖真宗仁宗茂守文鴻業暨于神宗厲精政治  
景祐元符載頌詔旨一祖四宗萬世不祧重謂盛矣肆我高宗聖  
神武文憲孝皇帝天錫勇智沉幾深畧真不世出武以撥亂文以致平  
中興之烈高掩武丁內禪之意有光於勲文功數十不能盡宣仙馭賓  
空威神如在至尊壽聖皇帝稽六藝之文安在天之靈厥既尊為高廟  
而以時升祔矣惟是不祧之典猶未遑議傾予涼菲寔奉蒸嘗茲周愛  
遵聖父之訓丕昭烈祖之光然而事大體重匪朕敢專宜令禮官詳議  
以聞

宋朝宗廟裁製

興國二年禮院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室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  
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即今太廟四室  
每室三間將來太祖升祔共成五室欲請依長安之制東西夾室外分

為五室每室二間詔恭依。至道三年又增太宗一室遂於東西各增  
脩一間以藏冊室。景德二年十一月詔宗廟神食禮料委光祿寺精  
細簡擇官闈令甄檢饜造。皇祐三年判三司磨勘同李徽之言國家  
以火燒王火生於寅王於午今太廟西向開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  
帝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緣宗廟亦當下文常宗正寺  
詳定既而上言今太廟設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馬而南向自有正門徽  
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用從之。嘉祐八年修奉太廟使蔡襄以太  
廟八室圖奏御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宋朝親饗

乾德元年十一月帝以親行郊禮服袞冕執鎮圭行享禮于四室注自  
是親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如儀

開寶九年三月以將幸西京四月嘗祀于南郊詣太廟行享告之禮舊  
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至是以將赴西京不欲載神主偕行故  
禮官議行此禮是日帝常服乘步輦列仗衛百官班於廷不設樂垂止

一獻不行裸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

端拱二年七月內出御札以八月內親享太廟始有年為今所司詳定

儀注有司言按乘輿尊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別自東漢以來大駕以

郊天法駕以享宗廟小駕以行幸又唐禮大駕郊天法駕祀明堂小駕

拜殿及行幸將來享廟請用法駕內簿既而以彗出東方下詔罷禮。

祥符五年閏十月以聖祖降詔詣太廟行告謝之禮命置五使如郊禮

有司言用享禮一獻庭設官架殿上登歌無二舞帝欲重其事乃備三

獻宗謂上奠獻登歌瑞安曲樂章是月七日恭謝太廟六室帝作奉

先敬司臣畢質。慶曆三年蔡置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春九令寺觀

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帝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奏

及天下今若歲歲親行則人皆有觀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

中未嘗敢息也

七年八月詔凡因郊親享太廟舊用犢一今用羊七豕七孟享臘

享舊用羊二豕二今用羊七豕七柘拾攝事舊用羊四豕四今用羊七

承七皇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今用羊四豕四

高宗十三年正月己亥上親享太廟先是陰雲欲雪至此日霽霧澄皆

誠孝所格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

祝文

端拱元年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享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

唐室以來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會昌中從禮官議但稱嗣

皇帝某則其祝文久不稱號明矣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典告享宗

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祭稱皇帝斯為得禮從之

正辭錄

端拱元年兼秘書監李至上言祭祀祠辭皆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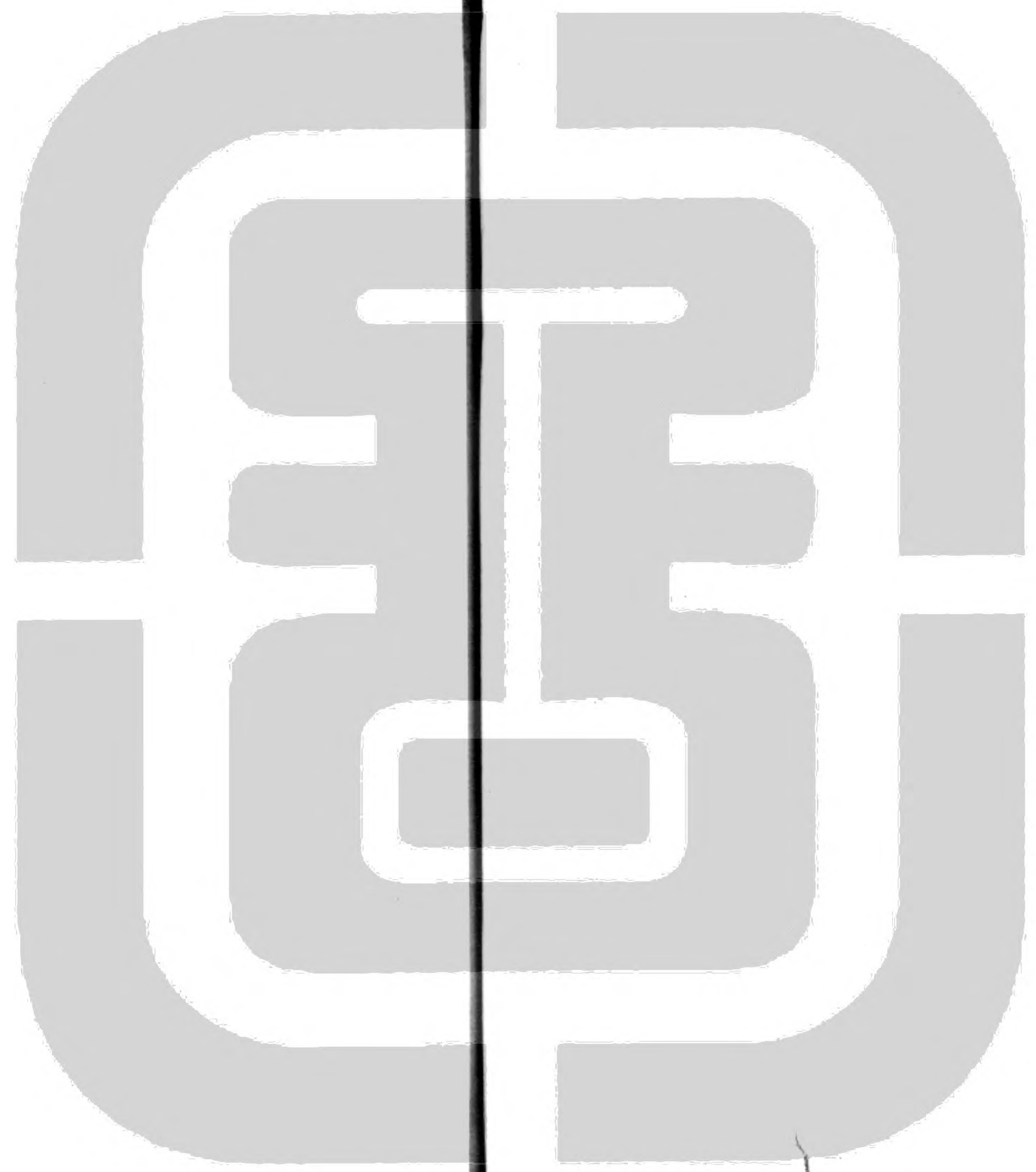
取舊祠一百九首增撰八十四首自為正辭三卷上之凡百九十三首

八十四新製餘因舊辭詔永為定式

祥符五年十二月詳定所言正辭錄祝文今請定前代帝王名臣稱號

上從之。凡祝祠皇帝親祀則書之冊封禪用玉餘用竹皆中書省主

卷之三十一  
之有司常祀則書之板秘書省書之歲之常祀率用舊文其特祭如有  
祈請命學士撰進





卷之四